

恩 格 斯

費 尔 巴 哈 与

德 国 古 典 哲 学 的 終 結

第 一 分 册

人 民 出 版 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恩 格 斯

費尔巴哈与
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

張 仲 实 譯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本书中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著作部分，是張仲实譯，經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二十一卷和第三卷作了一些校訂，并采用了該两卷有关本书的若干注釋。书后所附普列汉諾夫为本书俄譯本所写的序言和注釋部分，是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据“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和“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八卷俄文版譯出的。

FRIEDRICH ENGELS
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恩 格 斯
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

張 仲 实 譯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 号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16}$ · 印張 14 · 字数 133,000

196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64 年 6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統一书号 1001 · 590 定价(二册共)(五)1.70 元

目 录

序言.....	1
✓ 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	5
一.....	5
二.....	18
三.....	31
四.....	42
附录 卡·馬克思：关于費尔巴哈的提綱.....	67
注釋.....	71
人名索引.....	95
* * *	
普列汉諾夫为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 的終結”一书俄譯本所写的序言和注釋	99
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一书 俄譯本第一版序言“譯者的話”	101
普列汉諾夫对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 的終結”一书的注釋.....	104

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一书俄 譯本第一版的注釋	175
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一书俄 譯本第二版“譯者序言”	183
“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俄文版編者对普列 汉諾夫的序言和注釋的注釋	213

序 言

馬克思在他的“政治經濟学批判”(1859年在柏林出版)一书的序言中說到,我們两人于1845年在布魯塞尔决定“共同来探究我們的同德国哲学的思想观点相反的观点”——即主要是由馬克思所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实质上也就是来清算我們过去的哲学信仰。这个心願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八开本两大厚册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的地方,后来我們才接到通知說,由于情况改变,稿子已不能付印。既然我們已經达到了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問題,我們也就乐得让原稿留給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¹

从那时起,已經过了四十多年,馬克思也逝世了。不論他或我,都再沒有过机会回到这个題目上来。关于我們对黑格尔的态度,我們曾經在一些地方有所說明,但任何地方都說得不够充分。至于費尔巴哈,虽然他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們理論之間的中間环节,我們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

这期間,馬克思的世界观在远远超出德国和欧洲境

界以外的地方并在世界上的一切語文中都获得了信从者。另一方面,德国的古典哲学²,在国外,尤其在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中,好像有些要复活的样子。甚至在德国,各大学里借哲学名义而施舍的折衷主义的殘羹剩汁,看来已惹得人人都討厭起来了。

因此,我越来越觉得用簡要而有系統的形式来闡明一下我們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說明一下我們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并且怎样同它脫离,是很及时的了。同样,我认为我們还負有一項尚未偿还的荣誉債,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們那个狂飈时期,費尔巴哈給我們的影響,要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得多。所以,当“新时代”³杂志編輯部要我写一篇文章来評述施达克所著的費尔巴哈論一书时,我就欣然同意了。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这个杂志 1886 年第 4 第 5 两期上面,現在出版的单行本是經我修訂过的。

把这几頁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 1845 年至 1846 年的旧稿^①找出来,重讀了一遍。其中关于費尔巴哈的一章沒有写完。已写好的一部分叙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一叙述只是表明当时我們在經濟史方面的知識还是不够的。在旧稿里面对于費尔巴哈的学說本身沒有加以批判;所以旧稿对于我們現在这一目的是不合用

① 是指“德意志意識形态”一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 卷。——譯者注

的。可是我却在馬克思的一本旧筆記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費尔巴哈的提綱，拿来作为本书的附录。这是一份匆匆写成的筆記，原是为了作进一步研究用的，根本沒有打算付印。但是这些筆記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年2月21日于倫敦

这篇序言是弗·恩格斯为他的“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一文印成单行本而写的，这个单行本于1888年在斯图加特出版

費尔巴哈与 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⁴

我們面前的这部著作^①把我們帶回到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時間說距我們不过一代之久，但它对于德国現在的一代却如此陌生，似乎已經相隔整整一个世紀了。然而这終究是德国准备 1848 年革命的一个时期，那以后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 1848 年的繼續，仅仅是执行革命的遺囑罢了。

正像在十八世紀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紀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可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不同呵！法国人同整个官方学术、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公开作战；他們的著作要拿到国外——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們本人則随时有可能被送进巴士底⁵監獄。反之，德国人則是一些教授，即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們的著作是官方认可的教科书，而全部哲

^① 指哲学博士施达克著的“費尔巴哈論”，1885 年，斯图加特，費尔德·恩凱书店出版。（恩格斯原注）

学发展的大成——黑格尔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抬高到普鲁士王国国家哲学的地位了。难道这些教授们的背后，他们的迂腐隐晦的言论里面，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难道那时被认为是革命代表者的人（自由派）不是最激烈地反对过这种使人头脑混乱的哲学吗？然而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察觉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人早在 1833 年就已经看出来，了；这个人就是海涅⁶。●①

举个例子来说吧。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⁷

这个有名的原理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方面如此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方面如此的愤怒。这个原理，显然是替现存的一切作辩护，是在哲学上替专制政体祝福，替警察式的国家祝福，替王国的司法祝福，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⁸就这样想过；他的臣民也这样想过。但是，黑格尔的意思根本不是说，凡现存的一切无条件地都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性这一属性⁹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

“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自己表明为必然性”。

所以他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承认政府的任何一个措

① 凡用●●●……标出的，都是普列汉诺夫在本书俄译本中所加的注释。——译者注

施，——黑格尔本人举“某种税制”为例，——都是现实的东西¹⁰。可是必然的东西，说到底，也是合理的东西。所以黑格尔的这一原理，在应用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时，意思只是说：这个国家在它是必然的这个限度内，才是合理的，才是符合于理性的。如果说，在我们看来，它终究是不中用的，而且尽管不中用，却仍旧继续存在，那末，政府的不中用，就可用臣民的相应的不中用来辩护和说明。当时的普鲁士人有着他们所应该有的政府。●

但是，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根本不是某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固有的属性。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排斥了这个共和国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的君主政体在1789年已成为如此不现实的东西，即成为丧失了任何必然性的东西，成为如此不合理的东西，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总是兴高采烈地谈到这次大革命）¹¹来把它消灭掉。因而，在这里，君主政体是不现实的，而革命就是现实的了。同样，在发展的进程中，凡从前是现实的一切，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失掉自己的必然性，失掉自己存在的权利，失掉自己的合理性。于是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就会代替衰亡着的现实，——如果旧的东西充分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便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便用暴力代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原理，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

凡人类历史领域内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变成不合理的东西，因而，它按其本性就己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一切，一定要变成现实的东西，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上的现实性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东西都合乎理性这个原理，就变为另一个原理：凡是现存的一切，都是应当灭亡的。

但是，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康德以来的哲学运动中的这个完成阶段）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在于黑格尔哲学永远结束了那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一切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已经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被发现后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科学从知识的低级阶段上升到较高的阶段，越升越高，但是科学永远不会达到这样一点，即它在发现了某种所谓绝对真理以后，就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惊愕地袖手望着这个已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而外，再也无事可做了。这不仅在哲学的认识上是如此，就是在任何其他认识上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内，也是如此。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达到最终完成，即达到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这都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凡在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秩序，都不

过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而已。每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每个阶段，对于它所借以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但是它在新的条件，即在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更高的条件面前，就变成不巩固的东西，并失去自己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这种辩证哲学打破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以及关于和这绝对真理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及世界市场在实践中破坏了一切固定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在辩证哲学看来，并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辩证哲学认为一切事物中都有着不可避免的衰亡的印迹；在它看来，除了不断的发生和消灭的过程，除了无穷的由低级进到高级的上升过程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是永存的。辩证哲学本身只不过是这一过程在人的能思维的头脑中的简单反映而已。诚然，辩证哲学也有保守的方面¹²：它承认认识和社会关系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对于它们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不过如此而已。这一理解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法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

这个理解方法是否完全跟自然科学的现状相符合，——现今的自然科学预言了地球本身的可能的末日，

而又預言了地球可居性的頗为确实的末日，从而认定，人类历史将不但有上升的分支，而且也有下降的分支，——关于这个问题，我們在这里就沒有考察的必要了。无论如何，我們現在距社会历史开始下降运动的轉折点还很远，我們也就不能够要求黑格尔哲学去研究那还没有由当时的自然科学提到日程上来的問題。

然而这里必須指出一点：黑格尔并没有用我們这样清楚叙述的方式去發揮上述观点。这是他的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結論，不过黑格尔本人从来也沒有这样确切地做出这个結論，原因很簡單，黑格尔不得不建立一种体系，而依照傳統的习惯，哲学体系是一定要有某种絕對真理来完成的。所以，这位黑格尔，特別是在他的“邏輯学”¹³中曾經強調地說，这种永久真理无非是邏輯的（相应地：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这同一个黑格尔，却认为自己不得不使这一过程有个終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一点上結束他的体系。在“邏輯学”里面，他可以又把这个終点作为起点，因为在那里，終点，即絕對观念¹⁴——其所以絕對，只是由于他关于这个观念絕對不能說出什么来，——使自己“异化”¹⁵（即轉化）而成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中，即在思維中和在历史中，再回复到自身。可是要在全部哲学的終点上这样地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可走，即需要把历史的終点設想成这样：人类正在走向对这个絕對观念的認識，并宣布对絕對观念的这一認識已經在黑格尔的

哲学中达到了。但这就是說，把黑格尔体系的一切教条內容都宣布为绝对真理，因而也就同他那打破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相矛盾了。这就意味着，革命方面在过分增长的保守方面的重压之下被窒息了，——不仅在哲学認識的領域可以这样說，就是对于历史的实践也可以这样說。人类既以黑格尔为代表想出了绝对观念，那末人类在实践領域內也一定已前进到可以把这个绝对观念变成现实的地步了。就是說，绝对观念就不必向自己的同代人提出太高的实践的政治要求。所以，我們从“法哲学”一书的結尾知道，绝对观念应当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这么頑强和这么毫无結果地向他的臣民約許的那种等級制君主政体中实现出来，这也就是說，应当在有产階級那种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資产階級关系的有限的和温和的間接統治¹⁶中实现出来；在这里还用思辨的方法給我們证明了貴族的必要性。

可見，单是体系的內部需要就足以說明，为什么高度革命的思維方法竟达到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結論。但是这一結論的特殊形式，当然，我們应归咎于这种情况，即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正像和他同时代的歌德一样，还保留不少的庸人氣味。歌德像黑格尔一样，——各在自己的領域內，——是真正的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¹⁷，然而两人都未能完全摆脱德国的庸人氣味¹⁸。

可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妨碍黑格尔的体系包括了比

从前的任何体系更无比广泛的领域，而且没有妨碍它在这一领域内发展了迄今还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精神现象学（也可叫做与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描写，这些阶段可视为人类的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诸阶段的缩影）、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而精神哲学又分成各个历史部门来研究，如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等等，——在所有这些不同历史领域的每一领域内，黑格尔都力求找出并指出贯穿这个领域的发展线索。因为他不仅有创造的天才，而且有渊博的学识，所以他的出现在各处都划了一个时代。不用说，“体系”的需要常常迫使他在哪里求救于强制性的结构，关于这些结构，他的渺小的敌人一直到現在还在狂暴地喊叫着。但这些结构仅仅是他的体系的一种骨架，一种脚手架。谁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它们跟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他在那里就可以发现无数的宝藏，这些宝藏直到現在还保存着自己十足的价值。在一切哲学家那里，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因为体系是从人的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中产生的。但是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我们也许达到了所谓绝对真理，——那时世界历史也许就会终结，但历史却还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不可解决的矛盾。要求哲学解决一切矛盾，也就是